





容城孫鍾元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復賈太公脚帖

季夏之三日得讀翰誨宛見顏色且喜歲與民俱無  
 恙老叔之喜懌可知已竊以古人位三公恨不爲令  
 今之真實爲令者幾人自江河日下脂韋情深每工  
 欺世之小術遂托時中之大道一開口一舉足不敢  
 問已慊不慊但問人喜不喜此之幼學謂何壯行謂  
 何枉爲造物笑耳以老叔之忠實心誠信於天下真  
 學問當自有真經濟郇陽士庶何幸而再見古陶唐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一  
 之遺哉

與張星所

嘗謂天地間順逆浮沉之故古賢聖通塞顯晦之迹  
 其間可喜可愕可欣可戚者不知凡幾而惟達人則  
 坐照之此關一破將何往而不自得以翁台素心道  
 韻方將一吐胸中之奇而聲施不朽乃僅僅七日京  
 兆此中人情亦險矣然人情自險我自閒彼能去留  
 我豈能損益我况功名之際昔人謂之會會者聚也  
 天下豈有聚而不散之理哉譬諸賓晏賓有三爵而  
 去進以禮退以義涇渭不淆主客兩受其福者有留



連終夜斗落參橫叫呼酣飲醅醕醉歸甚或主賓交  
釁兩有所傷者若此者俱屬仕宦之常然則留連孰  
與三爵之清白歸耶翁台曠識玄覽無喜無慍已得  
之明寰丈者甚悉乃不肖猶不免效世俗慰語但恐  
此情一毫係累則衷懷畢竟不灑然耳高明其謂之  
何

復張時庵

明公去容之二年而不肖某始生嘗恨不及炙其顏  
色徒仰芳躅於希微縹緲彷彿疑似之間然亦戴天  
履地幾於相忘矣迨庚子而不肖某幸博一第先君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二

時耳提曰吾容有神君歷二百餘年而僅見者絳州  
之張使君也爾大父辱知於張使君者最深爾父之  
受恩於使君者且厚然吾容之所以報明德者則尙  
有稽念之若無地可容耳自是而稍知嚮徃向之希  
微縹緲彷彿疑似者恍然若見其人每與一二有心  
人對語莫不詫其爲漢吏口碑到處人有同心矣迨  
東萊徐父母來牧是邑依然若素交於明公而瞻  
山仰斗之懷大有快乎容人士之思古稱聲應氣求  
信不必接塵而游垂髮齊年也明公真召父而徐明  
府則杜母矣不肖某十餘年來所精徃神游目迎而

心識者今幸接手教於千里之外則某亦可以不恨其晚矣思艱一編願奉以周旋不獨得悉其生平已也

### 復賈孔瀾

兄才十倍於弟此番雖俱北乎兄固非戰之罪也讀手札傲骨強舌同北雙曉之語令人躍起鹿兄在旁嘖嘖嘆賞謂何物賈生能不灑長沙淚耶至英雄臭味不在同藉固千古曠論追憶出場後杯酒談心夜分神忘當是時弟左鹿而右賈敢謂中原三友想其地至今猶有靈氣也一向鹿兄與弟日夕相對每談三賢文集

### 徵君卷之四

三

及吾兄輒黯然久之扇頭之律情見乎詞得兄摩厲是可以報鹿兄矣吾曹真實受用不制於謬順兄侍重慶擁鳳毛快何可言弟等情狀如昨邇爲兒女輩縈懷然業伏庇有起色矣燕人本色册子藉重椽筆渠昨兩侯老叔感佩高誼無涯也

### 與賈孔瀾

榆關景况賴司馬相公一更新之選將練兵着着漸有次第弟九月中從伯順兄抵關遲留再旬而知當事者之苦心也伊時尙未聞楊虬髯消息而撫台一劄頗見詭詭之聲相公謂親丈必有以促之來暨人

都而秦中壯士接踵至矣且莫不人人口碑賈使君也此時天下第一擔子皆吾郡中人肩之自非吾郡中人亦烏能肩此重擔哉相公推親丈之愛雅意相招懽然道故窺其氣識局量真可以制敵此伯順兄所以辭銓而樂從事蓋業以身許之矣所慮者相公照管中朝之意少而中朝苛責相公之意多或不得并心一路專力破敵耳向爲代藩理張君曾借手教於大同郡公然字未徃而張已來若張之感激實非語言所能盡者

與鹿太公成字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四

聞伯順親丈因兩疏不報決意抽簪此於臣節固云高矣不肖以爲今日職掌如此收支儘足報稱必欲事事盡如吾意三代而下安得君堯舜相伊周百執盡寅恭無我者乎孔子有志東周究竟畢成空願今日之事盡的一分職業便是報的一分朝廷我有所不能主者亦須寬以俟之似不必太悻悻也遲早定有抽簪一着但不可急性耳一時相知諸君子定當有以留行便中幸寄此字

與鹿伯順

親丈負未完之債而急爲不報之施得不太傷惠耶

弟素有志不忘溝壑一有恒產此志便爲所奪矣貧  
卽是道旨哉斯言弟向來殊恨未到足色就中苦趣  
未得一一領出是舉也返躬多愧受享知慙不知於  
古人取與之界兩無害否近與二三兄弟時常捉筆  
工課外就所聞所見有一事可傳者隨意札記用以  
磨礪肺腸兒輩稍解文路或耍或讀不戒舞雩三三  
兩兩頗覺願外之念比向時減的幾分獨同志之難  
幾十年來數百里內得一任東海倏忽間遂作古人  
言之浩嘆弟往吊時及門之士皆成服執喪有七十  
子之遺風焉叔季之世能再開師弟之局面東海足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五

不朽矣郭光老爲之撰去思及門多士托弟懇椽筆  
爲誌若人者或不爲有道所棄也

上孫愷陽相公

某等謹啓自閣下蒞關三載波塵不驚比閩安卧倖  
逆醜而朝闕下令載昌黎之筆者再虞蔡功想在旦  
暮間矣昨聞緹騎南馳逮及左浮丘魏廓園兩君子  
某等未嘗不廢食而嘆也夫兩君子清風大節其必  
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  
首而橫被竒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  
固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墻之士興歌黃

烏能不慨然昔盧次楨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吊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先生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謂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楨敢望恨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涯上者况兩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閣下忍無意乎又聞任丘公力可以爲德涵倘閣下此事屬之當必有濟某等伏在草茅何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六

知世事但知己之悲填胸難釋故敢投誠於閣下惟閣下垂聽焉臨啓可勝激切竦晷之至

復茅止生

遠歲讀吾兄舉子業近歲間讀吾兄古文辭皆所謂二十分才至從親知口角中悉兄之神情經畫則識膽俱稱二十分是天之未欲終棄襄平也手字云憤衷一激弟正謂賴有此憤耳古來忠臣義士流馨千載莫非英雄豪傑發憤而就子房不憤漢室不興鄴侯不憤唐祚亦危誰能有此憤者今楊左諸君子三日一拷打五日一面奏受盡苦楚竟死杖下舉朝無

一人憤衷敢開一口嗟嗟國家養士將三百年而名節忠義之報僅如此卽如吾伯順兄亦以憤而從軍倘使內外精神處處流通亦何樂乎以素善病之人遠離鯁父而從事於不可知之數哉弟不佞曾留關門二十餘日見上策干進者未必皆有有心人而不知我者偶亦疑爲進身地弟遂以憤而返自揣賦才旣短而器識窄小每不能自容合以一丘一壑結束此生至若仁兄長才大抱久韜必至抑鬱而州里中一節一目又不足以發舒其蘊其憤而起起而取二千里之封疆擎而還之冲主方攜手留侯鄴侯於青山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七

大豪傑之前亦不敢任其硜硜耳草草報謝不盡

復周蓼洲

魏長兄來讀手字令人心慘神傷乾老從樞輔居關門已久太公下榻相留心血俱嘔諒不難作當世北海也弟辱廓老深知有可効力敢愛頂踵乎目前圖謀已具太公報字中摠之濟與否非可逆睹而此心斷不敢有負耳二千里外不及時相聞問臨楮神馳

與崔西星

親又南面親民矣一方縉紳學士父老子弟盼盼然

冀得一賢者撫循之整頓之既多方仰望於我而又恐萬一不副其望以疑貳顧慮揣摩嘗試於我則我之精神肺腑話言起居已無不一一爲人所伺而察之矣非彼好爲伺察也蓋我原於彼爲最吃緊能爲造福亦能爲開禍又何怪乎疑貳顧慮揣摩嘗試恐然慮不副其望耶相機變隨地設法大英雄自有妙用簡僻有簡僻之政衝疲有衝疲之政砥得一分衝起得一分疲民猶易爲見德也只在主者打起精神認作自己性分事做何事不可成古人之言曰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易策術之政宜於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八 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可見人之才能各有攸宜如必求善地人之所易理者而從事焉則我亦衆人而已矣親丈才敏而心實二者皆豪傑之所需以辨事立功然敏而不至於急實而不至於率則善矣弟絕不涉世何足語此於兄無不可剖之心無不可盡之言故信口乃爾弟目前尙未至病然意況不佳恐病必不免耳琴韻之暇得意事輒以寄我則不啻奉色笑也

與鹿伯順

老親丈立朝大節到處表表在人耳目至一段篤摯

純貞屋漏無言之地直有二祖十宗在天之靈爲暢  
遂恐人亦未必知也弟三十年腐儒毫無可知之具  
謬叨人知處士而盜虛聲真令人愧死但所謂恥於  
干謁不樂仕進亦微有似於相知者之言此弟三十  
年奉教於君子而自盟於心者也部檄屢催千萬爲  
善其後勿爲高明者所笑

復范箕生

讀手教令人感甚愧甚益滋懼甚古人薄感恩而重  
知己正以知己之難也故一辟之感報德終身吾兄  
逢人說項俾老處士一旦名滿公卿間謂僕不感非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九

人情也但自審渺躬涼德何堪承此所謂處士而盜  
虛聲能無愧耶然朝家功令森嚴一切薦舉責成保  
主僕萬一不自顧惜其爲諸君子累不可言卽自顧  
惜而才識短淺時勢孔棘何能有濟况遲暮之年日  
增多病支離憔悴親友每憐之吾兄所見者或三五  
年前光景旦晚力疾欲圖一晤想亦爽然謂老處士  
無能有爲固如此也吾丈愛我之深當必爲之計出  
處兩途古人各成片段僕不獨懼北山之移文絕我  
而實慮出不成出并慮不成慮此僕之所爲懼也叨  
辱肺腑相示故敢情告當事之意得一力止吾丈何

惜反手不適僕於長林豐草間耶

與薛行塢

憶庚子歲受知薛老師迄今四十六年矣雖無一事可報師恩未嘗一事敢忘師德然於翁臺十餘年未嘗修一字通世好者豈甘自外於師門自絕於名賢耶蓋以遲暮多病萬念俱灰已爲師門不足重輕之人何所挾持以呈身於有道之側遂爾引分自安不謂翁臺誤有所聞遂至過信輕以入告此誼固令人清夜知愧亦令人清夜知感深慚穢形何以邀兩世相成之德至此哉翁臺旣知我必愛我從此混跡漁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十

樵苟全性命便是德庇亦卽僕之所以報翁臺并以報老師也伏枕草草不及多敘

寄張蓬玄

元宵前小僕持台教至四月之四日鄭玉玢復傳示翰論廻環數四先生之誨我也至矣某幼而讀書謹守程朱之訓然於陸王亦甚喜之三十年來輯有宗傳一編其人不下四五十謂識大識小莫不有孔子之道小德之川流也及謁先生渥領指示覺人繁派淆殊非傳宗之旨故止存周張二程朱陸王七子標曰傳宗錄然於舊所彙四五十人者終不敢有散佚

也若云付梓淺學曲識不能自信烏能信天下後世  
又念宋文憲方正學根極理要開有明道學之傳復  
彙數人爲一編內雖有學焉而未純者要皆各具一  
得錄以備考此三種者皆欲攜以就正恨未得各家  
全書零星敢錄不成片段邇於同志中得兩人焉一  
守建安一守姚江某嘗舉先生言建安沒而天下之  
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守  
建安者謂建安何病病在姚江之支離建安守姚江  
者亦極言姚江無病其守之專而衛之嚴兩人者固  
各守師說不至流爲陳相但未免虛益虛實益實倘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十一

於先生之言更有會焉且於陳良有光矣孔子教人  
之法孟子教人之法雖稍有異朱則成其爲朱陸則  
成其爲陸聖賢豪傑豪傑聖賢卽有不同亦不失建  
安姚江面目又何病焉某謂學人不宜有心立異亦  
不必着意求同先儒不同異後儒何處着眼試看從  
古帝王聖賢放伐不同於揖讓清不同於任任不同  
於和清任和不同於時殷之三仁所生之時同所事  
之主同而或去或奴或死判然不同亦各存其所見  
而已矣先生云少墟之方南臯之圓不能圓其所方  
方其所圓則圓可也方可也如毀方而圓便非豪傑

本色孔中所見教者卽姚江復生指天泉四無之說亦當拜直諒之益某唯有佩服間嘗思之固不敢含糊一家之言亦不敢調停兩是之見念不墜之緒卽剝喪蔑貞必存乎其人譬之適都者雖南北之異遠近之殊要必以同歸爲正摠之學以尼山爲宗孟氏不同道姑舍是乃所願獨學孔子論性之原孔曰性相近孟曰性善孔子道其全孟子指其本孔子謹於習孟子充其端兩義互資此正尼山大中至正一無所倚非純乎天而人不與者其誰能之克己之難孔子獨以語顏氏元公純公而下亦未易言某於先生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七

皈依之久言無杆格今遵建安者痛除頓悟以爲顏子極仰鑽之勞斯見卓爾會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於頓人已隔判事物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來無漸何頓可言天下之歸於一曰正以有克復之漸也吾道之貫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不可以分言則頓之非虛而漸之非實當不作岐觀矣心性合一虛實合一之旨見先生

善誘苦心欲舉斯世偕登於至善之域其於某之衰  
鈍愚腐應有以啓其聾聵也道體病瘡瘍逾四月氣  
血自耗幸爲道愛身某顛耄日甚夙疴時萌肢體大  
非昔比獨此兢兢不敢自怠恨途賒筇短未能請益  
瞻望壇坫神夢依依

答王五修

字中俱見真切用工非口頭襲取也疑者悟之門固  
深喜吾子之有此疑也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  
是工夫此不待問而知陽明曰見得真時戒慎恐懼  
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是合本體工夫而一之也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三

初學未能合一須認得本體分明實實下手作工夫  
久之方得融成一片不覩不聞人人有此本體而真  
實作戒懼工夫須是至誠至聖之人無工夫是無本  
體也錢緒山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見得未  
真終難冒認所疑戒慎恐懼中有許多就業本體何  
在不覩不聞中聲臭俱無工夫何着此正是當年緒  
山實詣作工夫處只循此戒懼久而靡間將見兢業  
忘而本體日充聲臭泯而工夫轉密尙何本體工夫  
之兩岐哉陽明又有言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  
是本體亦是此意

答郝雪海 甲辰

冬至後始得讀九月初三日自燕邸所寄書快甚感甚十五年前蘇門相晤固知爲天下士不意今春天假之緣復得聚首衛源道左拯溺救焚夜半挑燈代控當事不知何所取於衰腐而多方護持之且篤問不能問寡之意僕敢不傾倒於知己之前哉來教云自孟氏以下諸儒接跡至於文清文成各有宗旨莫不其遊吾仲尼之路而升其堂夫仲尼天地四時之氣俱備而及門諸賢或具體而微或各分一體自不相襲要皆不謬於聖人如朱之道問學固孔子之道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十四

問學也陸之尊德性固孔子之尊德性也原未嘗分門而子靜之求心其徒遂棄經典紫陽之窮理其徒遂泥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數百年後兩家影嚮之徒剽竊餘唾仍然聚訟某謂此等皆不必置辨也來教云兩程夫子覺於聖人之道至近最切從來推傳道者四大賢之後周程張朱五大儒雖不容有軒輊然元公元氣渾淪太極通書言約意盡後世儒者莫能出其範圍涇陽謂純公未盡元公之蘊正公未盡純公之蘊此亦有衡量之言非懸空臆語也文成生紫陽之後卽有所疑於紫陽者正爲此事至

大至急竊效忠臣諍子之意雖鼎沸不容畢竟存此  
議於千古諸儒不妨有異同見有偏全力有淺深所  
謂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但恐楊墨之道不  
息聖人之道不著儒釋之辨不可不嚴慈湖以傳子  
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如周海門羅  
近溪皆所謂儒而禪者也薛方山有言紫陽孔子教  
人之法也子靜孟子教人之法也孟子願學孔子孔  
孟豈有異教哉人又有言薛文清其今之紫陽乎王  
文成其今之子靜乎此又何妨有異同也孔子志在  
東周孟子志在王天下果達藝諸賢皆取其能從政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五

明道醇儒也謂有王佐才孔明王佐也謂有儒者氣  
象念菴云此生能活得千人命安心不向世外走此  
是內聖外王之學若措諸公家毫無實際此章句腐  
生耳何足當有無之數耶儒者至陽明方稱有體有  
用然其動忍增益却在龍場足下居東不啻陽明之  
龍場也固知其得力深矣某初得良友提携頗知嚮  
學第功有作較老無所成今雖耄矣敢忘一息之尚  
存草復語無倫次惟鑒不一

寄陳國鎮

近代尊陽明之學者在良知駁陽明之學者亦在良知

知尊之者謂良知乃千古聖學祕藏至陽明始發  
不思良知非陽明所創言乃孟子所已言也駁之者  
以其所論嘗畔程朱且良知憑虛滯寂近於禪亦不  
思良知非陽明所創言乃孟子所已言也駁與尊摠  
無當也六經四書之言無不通貫先正學問所從入  
處便是所得力處良知者陽明之所從入陽明之所  
得力也到得得力時各各圓滿此無有餘彼無不足  
道一而已矣况聖學以有用爲大孔子志在東周孟  
子志安天下能明德親民止至善便是大學如無實  
用而空談名理曲學耳腐儒耳何關輕重有無之數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六

哉世廟稱王守仁有用理學便是孔孟真血脉令師  
江村夫子亦嘗云從祀孔廷得陽明可痛洗道學之  
腐我輩尊聞行知須實見得良知而致之則良知非  
陽明之良知乃我之良知也若只從言語議論卜度  
意見以求良知祇足以病良知耳故念菴曰近日講  
良知足爲良知一厄

答陳按君泮水

某衰病腐儒謬蒙大疏齒及奉旨起送顧某何人邀  
此異數感恩知已兩念並切但以流寓朽樵未敢以  
尺牘奏謝已托瀛洲行搗兩先生轉致下懷不謂復

蒙翰諭至勞公勇兄惠顧山中所望於幽人者過高而補牘以請蒲輪廷議以延綺皓此曠古殊寵豈宜輕施於非德之人然既承老公祖國士相遇不敢不披衷以陳某五十餘年老公車未嘗就一官跡似於隱然實非隱也病也平生多病兼短於才不得不以丘壑相安倘不自揣而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歸區區不足惜不重爲老公祖知人之誦乎年逾七十終老煙霞得藏一日之拙正所以報明公千載之知遇也筆不能盡者公勇能悉之北向九頓臨楮悚惶

報戴巖聲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七

千聖之道盡於易而易之道盡於閑邪存誠之一言閑邪以存誠所謂盡人以合天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生安事不能不勉勉焉而中不能不思思焉而得此學理事勉焉而未必中勉之又勉務期於中而已思焉而未必得思之又思務期於得而已此困勉事及其成功則一而所從入之途安勉頓漸由來漸矣其着力處摠自閑邪始而閑邪之功尤在於發端處而致其決決五之爻曰夬中行無咎蓋言夬則中行而可無咎周公善其補過所以開遷善之門也象之言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既中行無咎

矣而復以爲中未光蓋言其凜於大義而不得不勉焉從事非體優游而容泮渙者故以未光病之所以清欺慊之源也然則光如之何莫若以危危以朝乾夕惕敬德緝熙內邪自無因而起內邪不起自外邪不牽無妄則誠自誠本體如是應用如是千聖萬賢知之一成功一摠只如是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固未易幾也故頻復雖厲而無咎恒能久中而悔亡知其義之不可而決之於外擇其中之可守而服膺於內峻如之業將炳耀焉敦復自敦艮也此便是淨盡堅固田地又何內外輕重之可言孔子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六

生安而自居於學知顏氏子克復歸仁亦可謂學知會之忠恕思之戒懼皆是困勉功夫程子曰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到得私欲淨盡時亦只是用閑邪功夫遷善改過夫子憂其未能何嘗有自見爲無邪時候辱千里下問率以臆質幸直教之

復魏石生

聞先生請假過里門亦知蓮陸定有字來不意郵人之久稽也因專一函託臆盟轉上又旬餘日始得讀先生手書暨知統錄纒纒數百言廻環展玩雖衰病昏慵不覺躍起某生平無他嗜好親師取友性命以

之江村旣没直諫謹微恭遇先生賢貴不挾虛公無  
我且於衰病腐生加意提攜某亦有心敢不自勉竊  
思文武以前道統在上治統卽道統也孔子以後道  
統在下學統寄治統也大人之實事聖人之訓述顯  
晦殊途源頭一致摠不出先生言由堯舜而前始自  
伏羲以明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  
學之不絕於人蓋聖學本天不本於天則異端耳以  
人合天生安者不思不勉學利之人則思焉而得勉  
焉而中困知勉行之人思焉而未必得又重思之必  
得焉而后卽安勉焉而未必中又重勉之必中焉而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九

後卽安得之中之者摠之以天爲準堯舜性之與天  
爲則湯武反之亦曰應天天一命也命一性也性一  
善也達而在上與窮而在下一命也則同一善也  
故曰堯舜可爲文王我師君道以此治天下師道以  
此覺天下理一而已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先生  
與孫少宰論格物書已合盤托出矣某謂旣會其大  
重者則其輕且細者便不必一一較量孔子論行一  
曰聞斯行一曰有父兄在其論仁論孝每每問同而  
答異至於評人微箕比干迥不同矣曰殷有三仁焉  
孟子亦曰夷尹惠皆古聖人也使夷尹惠與微箕比

干生於孔孟之後則聚訟者當不止如朱陸之異同  
與朱王之格物也尊德性道問學說雖不一本是一  
事本人既以相安後世仍然聚訟紫陽格物人謂屬  
知陽明格物人謂屬行又有謂窮理則格致誠正之  
功皆在其中正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功始  
備而密則是二子之說未嘗不合而爲一如春夏秋  
冬各一其令強而同之勢必不能故非知天必不能  
知人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蓋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  
恥躬不逮聖人固慮之矣先生氣魄大識力專肩弘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三

任重當世無兩人望先生爲文清某望先生兼爲文  
成蓋文成當應變理紛毫無棘手世廟稱爲有用道  
學腐儒曲士之陋習至此公而痛洗之矣孔子欲爲  
東周孟子志安天下一時之學術千古之治統繫焉  
某區區今日所仰望於先生者應有以發其覆幸再  
賜之教邇來同人有贊問者耳聾不便談說氣弱又  
不能談說時以筆代舌今耄矣復困於病何地何時  
是晤先生之日耶殊令鷺湖專美前世以楮當面不  
禁神馳意未盡者在蓮陸字中蓮陸邇來視前更進  
先生陶鑄之力也中州新得兩人焉睢州湯荆峴斌

與今內黃令張仲誠沐人稱豫中二嶽因垂問而及之保定常丞先生已知其人矣此四人者皆躬行士也近聞朝野一時津津有向學之機足徵君相興起斯文之驗今日之平仲已有所屬唯爲道自玉不宣

復魏環極 辛亥

八月僕老病正劇忽接先生與馬生手書注念殷切喜慰交集伊時囑馬生代致鄙衷錄奉懷小詩見意十一月內又從蓼老傳到台札關切篤摯溢於筆楮迂腐老生何足辱大君子知愛如此哉至讀與馬生請禱之言尤令人感而且愧僕年近九十不卽填溝壑一息尙存此念不容稍懈但病發餘生暮氣易於昏惰所望有道提命更不容緩耳近賤恙漸有起色頃聞馬玉老頓作古人友朋凋謝可爲嘆息且歸養未終倍屢遺恨念生平道義之好不敢自外隲中片石圖刀疾成之至表墓之文其諸孤端使懇借鴻章以爲千秋光寵知先生不忍不一操管耳馬使至夏峯適蓼老在坐囑致候不宣

答崔玉階

學問一事原爲自家安身立命入聖達天所稱天下第一等急務第一等快樂者無逾於斯然非天下第

一等人自昧焉而不知求憚焉而不敢任何幸老年而得不待教之豪傑爲之強輔助我燭光此豈偶然也哉非求異不苟同便有深造自得之趣此所以欲罷不能也格致鬼神辯論胸中了徹筆無粘滯可謂發姚江之蘊矣正中自有感之意在昨郝雪老之訪極力講究此道自任亦猛不知曾悉其人否率復

答湯孔伯

趙錦帆久相與知其爲詩人也昨過兼山堂論學大旨正與我輩合其論易也謂程朱之後少來不得謂孟子之道得陽明而大光且有引人向學之意魏環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三

溪十年聲氣邇以書來其言曰某不自揣有日知嘉言錄一書成而未梓儒言錄一書輯而未成皆深鑒夫儒而雜禪空言而無實用著以自警疊數百言皆着痛癢此君人多稱之道丈可悉其人否前字從日譜中錄之以付蓋臣忽阻兩不能行念同人良會之艱有便鴻故不敢輕錯過然中之所欲言者原非筆舌能盡也

寄楊清遠

余久別故園戚友在念余家子弟輩暨吾鄉後進之士每述君好士尊賢心切儀之憶余壯歲赴公車吾

鄉劉君佐五官京師爲多士適館授餐歷數十年不  
倦今君繼之喜余里獲此兩賢也薛宗伯行屋舊爲  
余言曩在京師晤賓客衣冠言動彬彬儒雅甚都不  
問而知爲容城人卽中貴人亦多有然者噫我輩幸  
生劉靜修楊忠愍兩先生之鄉遺風未泯教澤彌深  
而爲人所傾慕瞻注如此豈可漫焉而已乎諸子每  
道君詢問衰朽以不得一面爲歉率書此言以爲晤  
語可也

復耿逸菴

自入春塵飛雲擾聾叟時有入耳之言自念九十一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垂

歲人唯求寧貼身心不敢以空惚間度日以睿聖抑  
詩爲功課益信學問全無止期更無一毫放過處恨  
蹣跚狼狽不能請益同學爲燈光之助然停雲之思  
無時不神馳嵩少之間也忽接手教如覲眉宇佳詩  
具見徹悟後語藹持此以往當自有水窮山盡時也  
僕嘗謂學問之道原平鋪直敘着落於日用倫常無  
甚高遠難行能於此中見得觸處皆天命流行便是  
透得大原本所在高明已到康莊又何懼荆棘耶聞  
東山將起僕謂愛天下蒼生何如愛天下頑懦知已  
應同此意耳

復張上若

弟病困百逾日狼狽支離之狀不堪自對今雖借底漸次就平而氣血銷耗尙以藥餌爲飲食遠承注念甚感關切至意自忖衰殘暮氣學未有窺有負知己期望之殷也手教以 令庶祖母懿行見屬讀之肅然起敬此事不獨爲君家內範光傳之當世卓然有神風化但 弟 耄年軟筆不足闡揚徽美倚榻率成卽付來使以報大命至嘉貺稠疊敬拜書資爲市藥之需恃知我則破廉耳餘珍原璧肅謝讀定服議具見仁孝用心情文俱至所謂禮因義起也欽服欽服 弟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又三

在床褥不能遣兒代申雞絮一絲聊將束帛之獻幸勿以不恭而督過之承再賜諸刻復獲拱璧拜教良多曩與兩河友人論中州學問醇正甚推 太翁先生易註剖訂真確有關經傳卽企仰老親翁家學有原此責弘任鉅之事有道或不容自諉也宗傳一編曩與 太翁先生商定者敬以一部請教易象正其說成一家之言弟牽引有太泥處我輩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此際正當着眼 石齋先生學推堯夫嘗云箕子之學惟堯夫知之 弟 謂堯夫之學惟石齋知之也口授率復不盡

復劉心周

僕今歲九十有一矣眠食雖不能似前白日晚夜酣  
夢中尚有過半每日三餐一飽能噉粥一盃酒一盃  
儘亦不少獨肢體苦動履然遇友人講說輒津津忘  
倦至懷念良友與尚勃勃然忽接手書令兒孫輩反  
覆誦讀恍如覲顏色於筆楮間也時勢日非一河之  
隔音問亦不易所望吾二三同志各就意見所及自  
求証入志果真切功當有得進一層覺一層非止境  
功夫愈實本體愈虛正不在較量一句一字之差耳  
承命堂額聯卽附上當此兵戈勞擾之時須求方寸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語

寧謐之地非可向他人置喙也蓮陸在保定保汝仍  
館回隆兒輩辱注統佈

答趙寬夫

天地間只有這件事無精粗大小內外之言會得此  
無處非這件事聖賢隨人指點揔之是這件事五經  
四子任舉一語皆要歸到原原本本處易曰一致子  
曰一貫理也中也靜也無欲也矩也一而已矣工夫  
更無兩般下手處便是究竟處此言盡之矣寬夫已  
了了於心故了了於口不及言者三無道人悉之

四言古

恭述先德用作家範四言七章章各十四句

維我始祖肇自興州文皇召徒各卜一疇買家之莊  
爲世首丘代乏聞人桑土綢繆遷居北城曾祖庇庥  
邁跡我祖始衍箕裘締造維艱敢忘前修

於維我祖人號佛兒淳衷質行面背無岐年近知命  
始薦棘帷十年作吏氷雪自持宦雖不達人信勿欺  
子孫曾玄繁衍維祺祖德惟馨令譽永垂

於維我考是謂克家兄弟異乳門內多譁考心用傷  
動忍靡加前承後啓失志何涯色養北堂獨力孔嘉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三

豪士悲歌野老桑麻彥方君實攜手同車

於維季父呐呐古人不達世務不入俗塵寧固寧儉  
獨守其真與物無競返朴還淳下董生帷守原憲貧  
我從問業不墮述津司鐸鄴下教澤猶新

惟我伯兄賦性磊落人所牽纏片言領畧雖值家乏  
意忘寂寞杯酒浩歌情有餘綽保安鄉曲輯強扶弱  
居荆高里奉劉琨約兄也實師父命從學

惟我仲兄賦性和易履道坦坦蕭條高寄義激於中  
禍患不避悍使之馴貴不敢媚得飲酒情晰涉世義  
長而有述老學更遠庶幾有聞以醒爲醉

祖爲廉吏弟能繼之考有懿德弟能宣之爲人爲子  
庶其無虧朋友切切兄弟怡怡武學七載不怕鬼窺  
武城年餘不慮人嗤無百畝田有萬首詩

維舟三章章六句

維舟之憑所憑惟水可載可覆順行逆止水之濶矣  
舟何以起

藐焉一身衆欲如矢環而攻之機張心死內滑外誘  
人莫之砥

莫不欲生莫不惡死靜言思之多違生理君子未仁

小人無耻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五

寄懷耿保汝

夏峯之阿旣寤且歌今子于邁寧阻關河豈無同好  
懷子靡他千古未遠一晝足多靄靄停雲延佇如何  
有會

學無究竟功無定程身與境會真性自靈非行仁義  
仁義無形履道常坦靜坐獨醒鳶飛魚躍水落山青  
五言古

觀蓮

君子不可見花中得其真君看 在污泥挺挺不染塵  
不以有人芳不以無人輦幸不值風雨坐悅清霽辰

無欲心乃靜蓮溪嗜偏親我攜長幼來儼如對佳賓  
亦思一舉觴病困復逡巡索肅三致意示我渡世津  
恨不結一茅眠食水之濱模寫香與色知君聞已頻  
托契在幽獨寧直看花人

除仲兄服

嗟兄之逝矣倏忽已逾年音容雖若隔寤寐恍在前  
憶自竹馬時嬉笑相比肩白頭歷艱辛日日共周旋  
二親早見背攜我倚墓邊家口日益繁推誠與衆聯  
情摯而性耐上下幸無愆伯兄與季弟前後相棄捐  
吁嗟我二人共涉無楫船飄蓬幾汨沒孤艇借瓦全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毛  
予懷獨兄知兄意我窺先友于爲知己五倫得二焉  
近因我避地山水兩迴還兄每一過之意興更留連  
笑歌田社酒竹林差比賢壽登七十一小極遂纏綿  
兩月卧床褥瀰留見性天毫髮無掛帶本體已釋然  
兄猶握我手謂我福如川不受塵世涅天際羨孤鶩  
語終遂爲別含笑赴黃泉高子已立傳我詩再披宣  
今夕是何夕爲期已告遷絮酒不及陳遙瀆城北埏  
衰年倍悽惻涕泗寫哀篇

所止

久淹蘇山側遂爾罷遠遊雖云筋力疲緬邈乏良儔

渡江人且還寄言卜一丘我去欲何之神鬼陰爲留  
夏峯多竒雲心遠境自幽

其二

所止何所樂躬耕遠市塵先師亦有言憂道不憂貧  
挺挺長松下四時胥含春皎皎孤月明萬物皆我鄰  
曠焉能自得何必慕古人

雜咏

孟氏不動心時方及不惑我逾三十年中畧無所得  
蕩志旣易播儀豈能不忒血氣老不降念之生惕息

其二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五

是非何所定彼此互見之醉醒各相笑趣捨豈同時  
爭是徒滋垢毀譽胡以爲但從吾所好千古有明師

其三

世人爭趨避榮華與枯槁榮公暨陶公長飢至千老  
非就身後名應自愛其寶一飽復何求多營滋煩惱

其四

人生貴聞道奚論修與短日月不肯遲身如寄客館  
支脛國東人不死言亦誕生理果無慙寘趣自坦坦  
誠塗孫弁示在家在外諸子若孫

陶公最曠達瞻懷在五子迂叟痴腸人此懷倍難已

責子更責孫但恐荒書史非欲騁詞翰詩書養其恥  
物誘幸未深立身從伊始毋輕鬪舌鋒羞慎所自起  
勿輕醞機心害還中于已留得一分樸循得一分理  
祖父欣胤榮親知推嘉美爾曹各思之我心已千里

### 清明感懷

世人修祀事展墓在清明封土與點漿童稚隨父兄  
子輿記燔間今古同一情田廬經藉後征稅不私塋  
匪暮松楸每歲納米  
十數斛禁不採伐時祭鮮及墓有獻密及芘生理  
何顏面胡爲杜子賡初擬蹈東海島上無田橫再欲  
訪文山崖山久已傾忍餓蘇山岑孫邵結爲盟念吾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完  
始祖氏興州徙容城興州今何地容城近盛京前事  
若觀火後事宜永貞所嗟回車難去土亦豈輕廻環  
一念間中夜坐還驚祖考儼在茲寤寐啓前征

### 望雅至

爾從故園來得悉故園事族黨幸清安伏臘猶同饒  
墓門一片石於焉得所寘開我二親穴有子不及視  
念之神爲傷展轉不能寐兒代我爲子我於子道愧  
過杞吊劉湛六先生

中原有雙忠獲嘉與杞縣其地雖不同其心同一揆  
予生椒山里椒山名如電此地兩椒山士應相觀善

夙昔仰止心獲嘉已立傳今來遊大梁殯滌思一薦  
侯殷伯岩不至留此訂蘇山之約并柬申臆盟  
君髮白如霜君心皎似雪是我老友行誤入弟子列  
別君年復年懷君腸幾結季孟傳君來令我神爲悅  
徘徊大梁間密意爲君設鉅鹿夙所欽况欲枉旌節  
雲歸思故山聳贖存吾拙君來當我歸君歸勿我輟  
爲語同心人幸無吝車轍

蘭陽懷古

我愛劉越石晉室讓風流大心能得衆節義鼓朋儔  
嶠功在社稷公也啓良謀吾友有志士時艱抱隱憂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三  
握談入深夜仗劍對燈篝云成爲郭李不成亦祖劉  
男兒生不逢所志未得酬予每誦茲言公也儼應求  
今來過其鄉停車憶壯猷

餓夫詩爲年家子彭之燦作也

嘯臺一餓夫素守溝壑志同人頌孤詣行道訝且喟  
一客向予言擬人失其質欲追採薇人情事已迥異  
之子無死法于古何所置予謂人盡生誰解生之事  
人亦莫不死誰識死之義生也淡視生塵好無一嗜  
所惡甚于死故不爲死悻惻隱與差惡兩念迴環積  
苟食卽苟生瀕死復手示鳥獸不同群故園竟絕意

怪癖未足多潔操良匪易客子聞予言爲下數行淚  
拭淚復沾衣濕染空山翠

秉燭吟 癸卯人日

客裏逢人日草堂一題詩題詩識夙昔非以耽文辭  
五十謝公車八旬坐書帷白頭竟如此辜負垂髫時  
因思衛武公耄年何所窺獨此嗜學心想見有循持  
人莫不飲食其味鮮能知人莫不由戶由道者其誰  
合則一切合離則一切離非可冒昧承冒認祗自欺  
乾坤元易簡陰陽自偶奇時物任行生俯仰夫何疑  
古來賢達人別是一鬚眉秉燭光幾何勉勉有前師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三

里門四首

我今過里門宗族欣來視少者面未識壯者貌亦異  
本是同源人語言絕無僞繼而羅酒漿各訴別後事  
雍睦宗之光懽情入夢寐

鄰曲知我歸欣然談在昔云去已多年今幸共晨夕  
舉步攜兒孫相與勞行役斗酒佐鮮鱗往來乘農隙  
休戚累世同亦爲別離惜

言念我桑梓孰非同室人但以別離久緣疎益得親  
長幼聯袂來晤言各率真有酒須一酌粗糲不言貧  
吾鄉有先達爲高正有因

邑令聞我來，單騎欣至止。郡長聞我來，函書佐統緒。  
天上有故人，致言留轍軌。自愧一腐儒，垂老家常徒。  
聞也而過情，中夜常自起。

憶魏庸齋

我憶在蔚州，五十而孺慕。廿年歸養心，三公不肯顧。  
所學在躬行，不以文辭故。儒釋辨更嚴，程朱以自度。  
猛力挽頽風，蔚俗漸淳素。我久聞君名，君亦賞我趣。  
遙遙千里雲，雁書當面晤。語語揭肺肝，披襟開雲霧。  
印信而質疑，如聞奏大護。筋力雖已衰，猶不迷思路。  
夜靜坐燭光，思君入夢遇。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三

寄懷施愚山

憶昨秋風日，辱君問草堂。伊時余病殆，生理已淒涼。  
見君慰素心，力疾話偏長。臨路惠新句，字字揭肝腸。  
別屐作崧遊，行跡歷大梁。湯子傳書至，桃燈倒我裳。  
呼兒滌硯池，句俚字無行。蹒跚九十叟，儼然侍君傍。  
乾坤此朝霧，今古如斜陽。胞與民物中，天行貴自強。  
安得數晨夕，山水與徜徉。

七言古

與客論蘇門山

蘇門之山等一卷草木，不生色黯然。何爲博得古今

傳幽事由來在百泉百泉奇絕自生妍山不在高靈  
在仙更有名人踵後先靈脉元自遠山延千里相望  
幾盤旋應有高人得其全

四石盟 有序

吾居停有四石焉南坦下曰太湖敗蔓絡身面目  
不可見下有小石如獸抱子玲瓏可愛然面前去  
樓太促樹木繁雜東西二石並峙其性喜水微有  
枯稿之意予曰與之對摩抄相語石亦似解予意  
也若謂子知我而不能位置我與不我知者同予  
曰爾有賢主人我將代爾言因相與盟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三

闕世莫如此石深堅貞之性不受侵四時常帶太古  
色代謝廢興浩莫測雖然古蔓絡其身太湖本質豈  
失真堪喜小石如虎踞玲瓏那論置非處雙劍嶙峋  
峙西東不因渴水亂其中石不能言若有意謂我待  
君結同志予亦終身愛岩壑兩情相對欣有托肅然  
再拜與君盟主人千里一馳聲主人渾樸倍子爾應  
爲爾等解縛而吸水

寄答李坦園

南山有橋北山梓鬱鬱蒼蒼儼在咫尺含風浴日倚高  
岑玉樹千尋光氣紫文敏先生相度寬休休容德照

青汙當時允稱一个臣至今翰羽表千官坦園相國  
頭正黑身應星文彙鼎列鹽梅早和大道亨先後經  
綸天日白老農顛悴久忘形丘壑相安看子耕閒來  
扶杖野雲平北聽燕山鳳鳥鳴

甲寅元日偶誦康節焚香告天詩因貽湯孔伯  
我於古人審所從生平最愛堯夫叟先生生當全盛  
時群賢功業于何有不事王侯鑄群賢搏挽乾坤道  
在手興來爲吟自在詩客至且飲歡喜酒林間高閣  
望中希花外小車不來久焚香每誦告天詩先生心  
事昭泰斗外王內聖此一身安老懷少而信友湯子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詩  
擬我愧非倫先生敢敬不敢偶懷古詩成欲寄君曉  
起東風儼在柳

五言律

客有言買山者

涼雨新秋迥孤雲獨去還吟詩消旅病讀易伴身閒  
萬事隨緣度一貧到處艱此中瓢可挂何用買箕山  
得老友梁如星書

吾鄉有逸老言別歲三更月到思君處書來慰我情  
家園勞北望婚嫁事南征破帽歸與日烟霞對奕枰

禪客

之子逃禪客慙予老蠹魚未能窺佛法安敢厭儒書  
靜氣觀時變澄心探古初宣尼自有室何用借人廬

兼山堂靜坐

山近雲堪愛秋清花正妍一心無惡趣萬事有良緣  
洗硯吟乘興拂牀倦就眠祇將閒送老何用學神仙

窮居

甲申生我日前後六朝民樛櫟遺明主涵濡作外臣  
藜羹堪飽腹茅屋可安身無事消清晝孫曾索果頻

其二

長談怯氣弱客晤漸來稀世自宜寬厚人多忽細微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壹

賢思誰是得天地一危機時運旣如此漫言吾道非

懷賀宣三

時漳水滄肥鄉

高坐澄水徒猶夢到涵樓開帙看孫讀呼觴其客酬  
薦蘋思北海懸榻憶南州欲待春花發溪邊問釣舟  
遣博兒塗孫先歸蘇門示以二詩

柴車初駕日崎路不堪行千里層雲暗孤峯片月明  
天心原自坦王道喜歸平莫訝西山暮年來習養生  
二子今歸去并州是故鄉此中無所帶焉往不能臧  
雙劍及時合元燈續脉長試看東郭氏奕葉有馨香

七言律

夜涼

白水青秧匝地流，天教病叟此中留。  
花經名客神偏艷，士似枯禪道更幽。  
四野蕭蕭風襲面，中天皎皎月當頭。  
夜涼有喜眉間動，例疾從今與一瘳。

偶題

世上誰爲第一籌，祗因初願得相酬。  
愛山便覺山容靜，樂水偏欣水色幽。  
月落萬川無二本，理歸一致摠同流。  
拈來信手皆成趣，豈向遺編汗漫求。

澆几偶題

養病蘇門暑氣薰，不言終日自加勤。  
有時閑閣常思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五  
過無事閒居正策勲。  
愛竹觀蓮情偶寄，登山涉水意交欣。  
此心空洞元非滯，玩物還爲物所欣。

秋晴

久黯初晴秋氣新，衰年亦助一精神。  
形無潤澤雖云病，舍有絃歌豈是貧。  
老僕洪園能負米，小童山澗可收薪。  
一編周易讀將竟，咎譽元來不自人。

長至

日臨長至雪霜深，倚榻圍爐酒自斟。  
一代是非誰共語，百年感慨入孤吟。  
閒從竹石同幽夢，靜向琴書寄遠心。  
此際陽生人不覺，貞元消息好相尋。

得王五修書

筒寄頻來問渡津，殊慙倦力滯風塵。從顏尋樂何關我，依孟求心亦傍人。一片陽光能覆世，兩間生意摠歸身。盡銷冒昧浮游氣，色色形形滿目真。

過郭宗伯蘇門先生墓，憶壬子晤對長安已四十年矣，愴然有感。

寒林鬱鬱已成陳，憶別長安四十春。漫道銷沉千古事，誰云寂寞百年身。朝聞夕可吾生畢，體受歸全此日真。藉草擬同蘋藻薦，恍疑風雨泣孤臣。

冀涓公招飲時將赴嘉興郡司馬

坐中出楊椒山先生手書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七

梅軒歌贈其祖比部公索題

君家前輩誼何深，曾恤椒山憂患侵。祖德由來垂令緒，孫謨應自接徽音。十年契托非謀面，此日杯懽欲問心。積著西吳推第一，故人有子可披襟。

故人謂嘉善魏忠節

示諸子

學問要從躬上得，文辭雖燦總浮塵。年來疎漏堪憐我，老去空談恐悞人。萬紫千紅渾是舊，單枝獨葉漫誇新。洗心藏到無言處，此個功夫誰認真。

再歸蘇門呈道郡諸公暨諸友人

烟樹蒼茫去路岐，征衣塵滿太行埤。  
滹沱問渡停車晚，淇水聞歌策杖遲。  
孟博書存傳友誼，  
勿安榻在動鄉思。  
頻年忘力歸，  
咄鑿却向蘇門指舊棲。

偶有所會

理惟仍舊毫無異，氣却因時未有常。  
畫餅已完難入口，  
剪花雖艷不聞香。  
經綸到手爲指點，  
燮理隨心自主張。  
運米搬柴皆妙道，  
尙餘何事費商量。

五言絕

十二隱君詩

有引

籬菊入種日夕坐，  
卧其下小童知主人嗜此。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美

又覓得四種助我幽情，  
西施楊妃舊名隱君。  
不欲居也，請易新號爲十二隱君詩。

清心玉

愛爾好標格，清心玉得名。  
幾經籬落下，風雨不能驚。

金菊對芙蓉

烈士不多岐，真人無二面。  
孰知吐赤心，相對神爲眩。

紫樓春

人爲有我累，喜爾乃無心。  
樓閣重，重意穆然天地深。

老僧衣

世外挺風姿，時賢莫肯與。  
我思覓老僧爲問，傳衣處。

舊朝服

凡卉競春妍獨怯霜氣肅衣冠時樣合何事舊朝服  
紫雀舌

白鶴翎

世事殊難問莫言舌尚存何來有紫雀戢羽不須喧  
黃鶴去不返欣茲白鶴來翩翩眉宇動矯矯羽毛開  
獅子頭

粉鶴翎

素不聞若名今始接君面云自老僧來文殊坐下見  
翩翩意欲舞霜冷氣偏馨舉以問童子答云粉鶴翎  
三賢文集

金盞銀臺

徵君卷之四

完

面帶金銀氣偏能佐酒腸繁華似有厭爲過我山房  
醉白猿

舊名醉楊妃

猿鶴曾爲友相違日已多今來尋舊侶半醉卧雲窩  
素心人

舊名粉西施

誰是沼吳人能同少伯去今爲易素心一旦獲高譽  
已亥中秋兼山堂同人飲月

爲愛蘇山靜忘機野鳥同天心明月上瑩徹入杯中  
其二

月以秋容皎心因癖處幽問君終歲事好景是中秋

其三

怕作驚人語詩成信口拈悲涼千古事幽意一時兼  
其四

消長幾微見山人原石頑立黃猶戰坐清夢遶素山  
其五

少長集今夕秫登堪舉觴嘯歌忘物累四海亦同堂  
其六

人生多護惜意識幾能空不有途爭異安知道自同  
其七

爾汝分形後何從認此身均遊覆載內于野見同人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早

其八

尙餘多難身世事未全審東壁有胡床欲追河朔飲  
其九

十年違故鄉河北恣飛越秋色滿中原天心瀉明月  
七言絕

九日同止坐仁卿集美諸子飲靜修先生墓下  
因追和其九日九飲歌首句皆用原唱

一飲君聽第一歌蕭蕭烟壠轉清和雙楊聳峙插天  
半想見先生道韻多

二飲重賡第二歌乾坤舒卷任婆婆莫愁當日期功

少翻喜今朝展墓多

先生在日旁無期功之親

三飲山人笑且歌晉家處士孰居多堯天萬古猶容許  
勝國荆榛奈我何

四飲須歌第四歌幽人未飲已顏酡腹鱗唇甲方酣  
戰尺水無風自起波

五飲初喧四座歌太行徙倚吐青螺非憑酒力當風  
力坐對先生分外和

六飲相將醉景過問心不語意如何半生有志今搖  
落仍欲從頭細撫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牢騷忽爾起悲歌腐儒不識真儒  
三賢文集

微君卷之四

望

意橫肆譏彈可奈何

丘瓊山嘗謂渡江一賦幸宋之

八飲人驚飲量過百年天地竟如何好留底本歸桑  
海英畧雄圖未足多

九飲蒼崖籍翠簑羲皇一枕樂如何椒山曾爲憐同  
調愧我樽前漫和歌

### 辭墓

此番拜墓慟不禁豈爲封侯斗大金無奈故園難駐  
足西山東海竟知音

### 哭仲兄

竹馬肩隨近古稀白頭心事更依依荆花落盡難歸

樹日斷天空一雁飛

百泉請大夫廢園

遲我來遊三十年園林臺榭半頽然靈源珠吐仍依舊假者難真真者全

絕薪

近山時有絕薪時買米歸來爨已遲五十餘年識一字朝餐及午亦忘飢

七夕口號

女織男杼帝力多天工垂象意如何無端競起填橋事徒惹詩人筆底波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望

謁殷少師比干墓

寂歷空山沒骨深二千年後一孤吟乾坤不晦純忠色日月雙懸七竅心

獨坐

今宵獨坐在空山人謂枯禪我覺閒目覩耳聞原不隔元燈一纔照蒼顏

掩卷偶書

一絲釣破漢江波握得玄機豈在多滿架陳編無着處鳶魚觸目遶行窩

憶張子度

草昧初開數尺田移來花木色依然城西處士遙相  
憶多病愁深耽晝眠

夜坐

歲暮孤燈寒氣侵擁爐跏坐到更深廻環七十餘年  
事負却垂髫萬里心

諸友下榻

病骨經年懶出遊今年設榻徧南州小車花外人爭  
挽不是堯夫愧此留

睡醒

椒山之死旣云慘夢吉之年亦未長世界由來缺陷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望

久老夫何德享平康

大難錄二編成有感

四朝培養腐儒身依舊饗殮逐世塵輯得此編留士  
氣高皇遺澤屹然新

偶會

世路崎嶇心自亨華山頂上有人行眼前須是畱餘  
地莫漫拔刀助不平

答友

今夕花開明夕陳鏡塵拂去又生塵功夫到底無休  
歇好讀湯銘又日新

寄杜君異

君異令其子郊千里持書視予  
夏峯郊予孫偕也喜而賦此

憶昔江村與百樓比鄰風雨喜相求  
白頭知己獨君在千里依然念舊遊

寄王申之

大河南北望中收老骨蹒跚志未休  
安得登臨君在坐任教述作好同遊

喜子新構斯升階至

野叟耽幽住遠村着衣吃飯問兒孫  
偶來閒靜心無事曲巷傳呼客到門

君佐天章過夏峯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四

何緣二仲寄深情聯步從容百里程  
貌是今人心是古孤燈濁酒月初明

贈費此度

此度蜀人也僑居維揚素無聞問一  
日於都門讀余歲寒集攜歸其尊人  
鮮民公閱之若有合也遺令其子問學余愧  
無以益此度而感鮮民公有知己之言於其  
歸也書以代  
蘋藻之薦

若翁遺命令從遊地北天南有應求  
聞所聞兮見所見攜將何物慰冥幽

諸子見過口占貽之

諸者含真合符熙侯驥  
臣駿臣介臣威如也

未練三千餘歲事已成  
九十一年人自慙日月皆虛度  
漫勞諸君來問津

孫徵君先生傳

附錄

栢鄉魏喬介撰

先生諱竒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辛酉鄉試由沐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丕振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授儒官公兄弟四人兄竒儒竒遇著名膠序弟竒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少爲閩黨所推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尙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歲登萬曆庚子京兆榜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七

與定興鹿伯順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証之中有自信人卽辨駁不顧也二十二歲丁父艱哀毀成痢病喪葬一準古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者三年服甫闋旋丁母艱旣葬倚廬六載如一日督學使者李蕃具以事聞特旨建坊旌其孝公家固蕭然值兩親喪葬之後產益落甕殮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邑長欲以事屬公關白一言者公皆婉辭力却每至絕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伯順公自辰講論當中飯時蒼

頭始持豆麵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父母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從憂思忍鬱中灼見功在慎獨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少退避邑紳士范薛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伯順跋涉風雨中白之當路始得平天啓乙丙間逆奄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子皆與鹿公爲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魏被逮時僉院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淨相投周文選順昌寓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公義激而起時鹿公贊孫高陽師於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吳

榆關其父鹿太公出身營救於時厥衛嚴緝爲兩家子弟計棲身之所上書孫樞輔公求援畧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竒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吊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梗敢望某等一介

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庵  
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幹旋且有出德  
涵上者樞輔隨具疏以關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  
賢聞之遠御床而泣謂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清君側  
奴輩必無瞧類上卽馳旨止之僉院竟擬贓二萬科  
都五千嚴期追掠公深念南來者未必卽至且科都  
介節家無以應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贓炎蒸  
策蹇奔走數百里外釀數百餘金賞送都門而科都  
已斃杖下矣科都旣斃僉院之追比倍嚴公與鹿太  
公計僉院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七

承賴之利又督學畿輔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  
十三場子粒畝捐錢一文可得數十萬縉約青衿各  
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可得數百金於是輸者雲集  
數日之內義奏數百甫送至而僉院亦斃杖下越一  
年周文選又逮其友朱祖文先攜其手書至云某以  
迂愚拙直罹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  
宜歡喜順受弱子回來因其中途患病力遣之歸所  
仗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吾兄爲之覆庇知不須多  
囑也時伯順已從關門入里與公計護完天北行復  
借力區畫得數百餘金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下諸

君子之不免於死，虛醜方張，凡素往來者皆鍵戶，迹無復過而問之。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卒未之及也。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蓋公與鹿太公、張果中也。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與魏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以時焰傾結士大夫，一時附其門者，恐後恒欲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覬名馬，公曰：「家貧不能芻養，復致芻秣之需。」公曰：「孱弱病軀，不勝騎乘，辭婉而確，卒不受邑。」元儒劉靜修墓在溝市里荆榛樵牧公過而傷之，倡同人建祠，堅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公舉邑前賢李伸、張紹烈配饗祠。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吳

中請於邑令，鄉之人得免其徭役。孫樞輔公督師，榆關鹿公與亨元儀叅贊師中樞，輔數向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爲推轂。令元儀來商，謂先以職方題授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從樞輔，二君之才，二君之志也。某旣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公寧無一言教我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寧有爲我用者？」元儀佩服其言，後祖帥以疑懼東奔，中外驚駭。元儀鼓勵大

師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共事元儀嘗自謂可不負孫  
公之教而樞輔公序公家乘亦云尹吉甫佐周宣王  
中興歸而飲讌歸功於張仲孝友啓泰實爲余孝友  
之張仲也公爲當世所引重如此庚午御史黃宗昌  
薦公與伯順可當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辭朝野  
重之稱曰徵君甲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  
赴歲丙子大兵薄畿輔逼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  
鄉黨入城鄰邑戚友奔集依公者數十百家時秋霖  
土堞傾圯西北隅尤甚公獨領西北一面未築而兵  
突至卽窺其圯者公隨禦隨築移時而城成調和官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巽

紳以濟同舟倡勸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  
於時隣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  
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級  
擢用嗣南大司馬范景文以軍務聘公俱辭不赴時  
天下多事鋒鏑時傳人無安枕戊寅冬有兵革之事  
公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紳士依之者  
愈衆公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誓神告衆暇則講  
禮興學誦詩讀書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觀簡而  
可守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揖讓禮樂遠邇皆服其德  
化至壬午迄甲申避地者三有掃盟餘話引田子春

避地無終山掃地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峯書院記其始末伯順講學江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問業伯順沒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村發明大旨寓定興之百樓者六年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產而隨在能安一囊貯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鼎革後嘗病瘡瘍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兵部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赴因田廬充采地移家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爲宋邵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尚講學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五

之地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氓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吝也中州直指潘臬諸臺使者嘗過夏峯修式廬之禮公田家雞黍倦倦以民瘼爲念嘗云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至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者卿貳韋布不作岐觀卽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

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瑕瑜爲公咎其濫者公曰  
與人爲善論其見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公學以慎  
獨爲宗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  
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時而密九  
十工夫較八十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  
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  
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此是聖學真境  
界也考訂諸儒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識趨學力  
於此見其大端矣公一堂藹然一身粹然當八十六  
歲之辰子孫門人正爲公稱觴公冢孫自容城抱其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至

玄孫亦至五世遶膝內外近百人遠近咸以爲異至  
天性孝友兄若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爲涕零  
當兩先人忌辰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  
生平尤篤友誼故人子孫饑寒顛沛不能自存者見  
之惻然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終人之節風化所  
關自任甚力如割股孝子趙廷桂爲助其婚娶割耳  
節婦孫光祚妻李氏貧得其養死葬以禮邑紳陳可  
成乏血胤倡議立嗣釀金經理其家諸如此事難以  
悉舉自之衛後有日譜卷帙浩繁宗傳外有四書近  
指二十卷孔學使刻于大梁余爲之序四禮酌一卷

李居易刻於密縣張元樞刻答問於軍懷魏一鰲常  
大忠刻答問文集於上谷余爲之序公歿後趙刺史  
刻書經近指於滄陽取節錄六卷孝友堂家乘八卷  
舊刻於上谷讀易大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畿輔中州  
人物考甲申大難錄歲寒居全集尙未授梓康熙乙  
卯四月二十一日終於夏峯享年九十有二前數日  
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有考終  
錄載記甚詳歿後官吏紳士以迄窮鄉老幼殘疾貧  
婁之人無不奔走哭吊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治葬  
事冬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合詞請於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五

學使者祀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保定紳  
士請同孫高陽鹿定興祀郡學宮子六人立雅奏雅  
望雅博雅韻雅尙雅女二一適賈爾霖以節孝著一  
適楊士弘丙子死定興之難奉旨建坊旌表孫十二  
人瀾淦潛淳浩溥沐浴溶漢湛源曾孫十三人用柔  
用霖用恒用楨用梓用樟用模用榦用柱用枏用楷  
用棟用榘玄孫一人熠贊曰論人者當觀其忠孝大  
節讀書其一事也假令實行不孚於鄉邦不超於斯  
世而取道德之言以自飾寧足以見信於海內之賢  
人長者乎徵君弱冠廬墓固已有王偉元之風聲馳

遠邇矣及左魏諸君子被黨錮之禍一時知交削跡  
遠邇奉頭鼠竄惟恐蔓引波連徵君爲之求援於樞  
輔贖金於矜民雖未能出之死地然當逆璫遠泣御  
前之時其勢燄亦稍衰減矣烏知非怵於王庭之揚  
也然善卒不及可謂善全其用者矣累經徵辟終不  
肯就以孫樞輔之賢至契好友而不能屈蓋有嚴子  
陵邵堯夫之致焉其德純故不求世知其道隆故不  
爲時用易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徵君之謂也  
世徒見徵君乙丙之間急於友難以節俠目之人見  
其講學於百泉之上以爲追慕姚許見其接引公卿

三賢文集

徵君卷之四

三

大夫暨田夫野老油油然無倦色謂其和而不流此  
詎足以盡知徵君耶二氏之流斷臂燃指覲觀長生  
終淪幻妄徵君不離人倫日用壽幾期頤子孫三十  
餘人和氣盈庭雖稟氣之異哉亦有以養其浩然者  
在也若其著述弘備兼總條貫又出之緒餘而足矣  
說者謂容城有三異人言靜修椒山與徵君也百世  
而下猶將聞風而起况親炙之恐後者歟余與徵君  
筆札往來雅相善也而終未之得見今爲之傳紀  
實以俟後之君子

康熙十六年七月上旬

津  
市書章

館

